

韩

羽

随

笔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I267.1
1157



张明

随 笔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韩羽随笔 / 韩羽著. — 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
2002.12

ISBN 7-5434-4890-4/I·811

I. 韩... II. 韩...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1373 号

韩 羽 随 笔

韩羽 著

出版发行 / 河北教育出版社

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责任编辑 / 张子康 邓 馨

文字总监 / 郑一奇

装帧设计 / 郑子杰

出 品 /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

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72 号 3 号楼 201

制 作 / 安鸿艳

印 制 / 北京画中国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 / 17.5 印张

出版日期 /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7-5434-4890-4/I·811

定 价 / 3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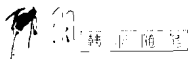
憨厚之态 沧桑之感

孙 郁

知道韩羽先生的名字，是因为百花文艺社的那套“当代名家杂文精品文库”。此文库收有《韩羽杂文自选集》，薄薄一册，精善秀雅，书中图文相间，煞是好看。

韩羽是个画家，其漫画自成格调，拙中见巧，让人过目不忘。他的杂文，像他的漫画，短小精悍，常出讥语，然锋芒不露，婉转俏皮。读韩羽的文字，觉得随意得很，机智得很，没有刻意的雕痕，但在轻巧之中，常常有怨、有泪，有人间的大悲苦。他写杂文，多配有漫画，像是彼此互证，滑稽感油然而生。记得丰子恺作文时，也喜欢配上漫画，让人的感觉动起来，悠悠然有禅林之风。但韩羽不同于丰子恺，他不那么静谧空灵，亦无佛家的气象。韩氏的文与画，颇像明清小品，杂以市井风情，可说十分入世。他写世态炎凉，多隐笔、诗笔、笑笔，然而诙谐之外，却仿佛有潮声滚来，让人幡悟彻省。这样的图文，我已许久未见到了。

杂文有各式各样的写法。有金刚怒目式的，有浓浓书卷气的。知堂老人说它应该文体随便，不定于一尊，很有道理。杂文写作，一旦正襟危坐，便不免八股，后人模仿鲁迅而多失之筋骨，乃丧失“杂”思“杂”意之故。其实鲁迅文字之奇，便在于非正宗，多歧义。文章的生命，便在这里。看韩羽的书，觉得杂文的天地广阔得很。以漫画精神入文，以意象取义，是韩氏的一绝。先生多从侧面入手，反语正说，正题倒用，有时如稚童戏言，而深



意暗藏其间。汪曾祺曾说文章的写作应随意一些，不可多条条框框，韩氏的杂文，庶几近之。大道无形，大音稀声，杂文的写作，也有类似的特点吧？

不知道韩羽除了漫画、杂文之外，还从事什么体裁的艺术创作。总觉得他的笔触背后，有许多博杂的气息。他的文字和画，有孩子气，亦多老人的沧桑感。孩子气，便多纯情、憨厚之态；沧桑感，则沉重厚实，有一唱三叹的余响。以孩童之眼观世，处处是奇异难解之景；而从老翁之态看人，则多苍然悲慨之情。韩羽的杂文，透着这双重的景观。《旅途小记》云：

庚午夏，乘车西行，走曲阳、过阜平，一路打盹，糊里糊涂，及醒来，梵宇僧楼，已是五台山下。

饱览显通寺、塔院寺、菩萨顶、观音洞、圆照寺等佛界胜境，居二日而返。

归时，至长城岭，路依山势，自山巅蜿蜒而下，车行其间，仰视山峦层叠，俯瞰危崖百仞，惊悚骇目，惴惴不已。历一小时余，车抵低谷，心方始安，而冷汗不知已出几通。向同车者询，赴五台惟此一途。方悟去时在睡中，无知无觉，虽涉百险无惊于我，且自憾何返时不复瞌睡而清醒耶！

张志民氏有看小儿打针诗，颇堪解颐，录之于次：

这边娃儿吱吱叫，
那边小女叫吱吱。
惊见痴儿无惧色，
原来无知胜有知。

文章可作诗读，也颇有些义理。从历史的混沌中走出的人，才可以有这类的感触。不冷不热，不哭不笑，却让人品味再三，有绕梁之感。司空图在《与李生论诗书》谈及文章的神韵云：“近而不浮，远而不尽，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。”韩羽的杂文，有几分这样色泽，确是不易。我在他的图文之中，看到了“史笔”、“文心”的可贵。

目 录

- 1/ 信马由缰
- 27/ 曲径通“幽”
——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笔记
- 44/ 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
- 47/ 《老子趣读》之趣
- 48/ 看《活捉三郎》
- 53/ 云心·水心
- 55/ 铁峰的“千字文”
- 57/ 如是我见
——魏奎仲其人其画
- 59/ 我活着哩！
- 61/ 遇老友文发
- 62/ 杂记数则
- 66/ 不赢则输
- 68/ 《怕老婆顶灯》
- 71/ 似曾相识
- 72/ 成语当谜语
- 74/ 太行道上
- 77/ 当个大人物活得真累
- 78/ 鬼心叵测
- 80/ 谁能忍住不笑？
- 82/ 题《高跷会》
- 84/ 一局棋
- 87/ 读《缚鸡行》画斗鸡图
- 88/ 《小放牛》
- 90/ 麦秸垛
- 92/ 睡 猫
- 94/ 题武戏图
- 97/ 苏轼写影
- 98/ 记苗子先生题《白蛇传》
- 100/ 各笑其所笑
- 103/ 老鸱飞到猪身上
- 104/ 看《乌龙院》
- 106/ 闲话《盗御马》
- 108/ 妙哉是言
- 111/ 《林冲夜奔》插曲

- 112/ 爬痒图
- 114/ “小”字无辜
- 115/ “征程十万羞伏枥”
——忆钟惦柴同志
- 120/ 方成
- 123/ 忆田老
- 126/ 即兴成趣 石如其人
- 129/ 半分园
- 130/ 话说“刘巧儿”
- 132/ “老坦克”
- 134/ 题魏明伦漫像
- 136/ “不以我为贫”
- 139/ 平畴蛙鼓
——记农民漫画家
陈跋子、李青艾
- 159/ 奄忽已三载
- 160/ 鹤菁
- 162/ 赵文彬印象
- 164/ 英琦印象
- 168/ 画“蛇”点睛
——谈华君武的漫画
《盲目加工》
- 170/ 方成戏笔
- 172/ 题唐云画蛙
- 173/ 读《荷塘画卷》
- 174/ 毛毛论评
——丰子恺儿童漫画
- 177/ 天伦谐趣
——卜劳思的连环漫画《父与子》
- 179/ 鸟的众生相
- 180/ 《漓江遐想》的遐想
- 182/ 两幅《不吃白不吃》
- 183/ 读画闲笔(之一)
- 185/ 读画闲笔(之二)
- 187/ 梁岩的一幅肖像画
- 189/ 闲话漫画像

- 191/ 骑驴坐轿 各有所好
——读唐同漫画长卷
- 193/ 观画碎语
- 195/ “文有不通而可爱”
- 197/ 要又旧又新
- 199/ 同声一笑
- 202/ 画、话钟馗
- 205/ 从门外看门里
- 207/ 占岩其人其画
- 208/ “亦可以解纷”
- 210/ “俗僧谈禅”
- 213/ 快哉图
- 214/ 好事不如无
- 216/ “不要脸”画赞
- 219/ 题《双下山》
- 220/ 嘲自画戏曲画
- 222/ 脏污了的生活画图
- 224/ 一看到这《全家福》
- 226/ 访日散记
- 236/ 杭州三日
- 239/ 五台山杂记
- 243/ 俗人雅兴
- 246/ 哭鼻子
- 248/ 杂七杂八录
- 253/ 无话找话
——《漫画》卷首语
- 254/ 《陈茶新酒集》自序
- 255/ “聊复尔耳”
——《杂烩集》自序
- 256/ “碑在庙前”与“庙在碑后”
- 259/ 我是这样学习书法的
——答友人
- 262/ 答《江苏画刊》刘二刚先生问

信马由缰

煮羊杂碎

天黑了，街上更生冷生冷了。拐角处闪出一盏灯，晃晃悠悠。接着一声叫卖：“煮羊杂碎。”灯愈晃愈近，是副挑担。前头是个木架子，挂着灯，安放炉灶和锅，炉灶口里吐出点点火星。后头是个大竹篮，篮子旁挂着两个马扎子。

教育馆斜对过的杂货铺里喊了一声：“杂碎。”哐地一声门板开了，刘掌柜大步流星迈向街心。挑担停了下来，我看得更真切了。锅沿上放着一摞两寸来宽一尺多长的木板板。木板上是一把牛耳刀。我纳闷，这木板板是干啥用哩？

刘掌柜坐到马扎子上，探着身子往锅里指指点点。卖杂碎老汉拿着筷子随着刘掌柜的手指处在锅里翻来搅去。两人小着声叽叽咕咕。一阵热气向我袭来，夹杂着葱、姜、大料味。

热腾腾的杂碎夹到小木板上，卖杂碎的操刀切碎，摆上筷子连同木板递了过去。原来这木板儿又是案板又是盘子哩。刘掌柜大嚼，嘞咂有声。又是一阵夹杂着葱、姜、大料味儿的热气扑了过来。我忽地回过神儿来，暗自骂道：“真丢人！”扭身关上了阅览室大门。

熄灯睡觉了，钻进被窝里了，眼前又闪现出了那副煮羊杂碎挑担。摇



曳的灯光，吐着火星的炉灶，冒着热气的汤锅，当盘子用的木板板，生冷生冷的黑暗的街上……真有意思。对了，这叫情趣。兴许还有诗意哩。所以我看得入了神。心里坦然了些，似乎“不丢人”了。那刘掌柜端着木板板大嚼得真带劲，到底是啥滋味儿？我咽了口唾沫，发狠地想，有了钱时，定也要在黑夜的街上，在灯影儿里，端着木板板吃它一顿。

可是直到我离开教育馆也没如愿以偿。

由供给制而大包干而小包干而薪金制，口袋里总算有了零花钱了；可由临清而邯郸而保定，离那煮羊杂碎挑担却越来越远了。

桃僵李代，为此没少吃了各个地方的羊杂碎。虽然天底下的羊都一个样儿，可一吃到嘴里，“远引若至，临之已非”，总像是少了那刘掌柜大嚼的滋味。

好多年过去了，每遇到临清老乡总忘不了问：临清街上夜晚还有卖煮羊杂碎的挑担么？呜呼！哀莫大于心不死。

那吃了煮羊杂碎的刘掌柜，八成是抹抹嘴打个饱嗝儿呼噜呼噜睡大觉去了。没吃杂碎的我却被折腾得犯了邪。“张三吃了李四饱，撑得王五沿街跑。”看来还真有是事。既有是事，必有是理。谁来帮着讲说讲说是啥道理？

大开眼界

一提起画儿，就会想起自己家及左邻右舍的门帘上、炕围子上的“喜鹊登梅”、“鲤鱼戏莲”……

就会想起年画，那新鲜个十天半月就褪了色的“猴抢草帽”、“麒麟送子”……

就会想起庙里的壁画“水漫金山”、“八仙过海”、“唐僧取经”、“太公封神”……

就会想起一本没头少尾的画谱上的钟馗嫁妹小鬼放炮仗。

就会想起烟草公司的月份牌，露着胳膊大腿的洋打扮的女子。婶子大

嫂们一瞅，就坯地一声：不害臊！

到了大众教育馆，整天价照着描摹的不是“山姆大叔”就是“约翰牛”，再不就是“膏药蒋”。阅览室里读报的群众说这是宣传画。想想也是，这个只能贴在阅览室里或画在大街的墙上，没见谁贴在自己的床头上。

还有什么？想不起来了。

上海解放了，偏僻的鲁西北的临清也能看到《文汇报》了。现在说起来仍对它感激不已。没有它，怎能看得到《小二黑结婚》。这是米谷根据赵树理的小说编绘成的连环画。记得当时翻开《文汇报》时，惊奇得发了声喊：天底下竟有这样的画儿哩！是活生生的庄稼人，而且似曾相识。拿着皇历的二诸葛活像是我街上的五大爷，连犟劲都像。瞅着瞅着，忽地想起来人们说五大爷的一句话，“犟劲一上来，叨住屎橛子不撒嘴”。坐在炕沿上的于福，多么像袁庄的亲戚。我家那亲戚不也老实得“三脚都踹不出一个屁来”！那神婆子不就是北关里的我妹妹的干娘？她也“下神”。因给我妹妹看过病，两家愿做个干亲。我妹妹认干娘那天，“干娘”在衣服外面套上一条专门新做的开裆裤。大伙七手八脚将我妹妹头朝下脚朝上地往她裤腰里塞，再从下边开裆处掏出来（以示生养之意）。我瞅得真真的，吓得我妹妹像挨宰似的拼死拼活地大嚎。金旺的老婆有点像臧庄的瞎四辈家，论辈分，我应叫她奶奶哩。

还有那土炕、那锅台盆碗、那油灯盏、那碾棚、那鸡窝、那驴那猪、那柴火垛、那纺线车子……似乎还闻到了土坯味、牛粪味、烟熏火燎味。嘿，又回到了老家了！

读了《阿Q正传》，这个未庄的春米汉总在眼前晃悠。躲躲闪闪，恍兮惚兮，熟悉而又陌生，真切而又模糊。逗得我反复地猜摸，到底是什么样儿？终于废然而叹：草色遥看近却无。

是天随人愿？本是上街闲逛，逛来逛去逛进了书店。有一搭没一搭地往书架上东瞅瞅西瞧瞧。正想转身出去，眼前一亮——一本薄薄的小书《阿Q正传插画》。急忙翻开一看，嘿！阿Q竟在这儿。一点儿都不错，正是我心目中的那个模样。好厉害的拘魂摄魄的画笔！封面上有两行小字：“鲁迅



原著，丁聪作画”“上海出版公司”。忙不迭地掏钱。这是我长到十九岁第二次花钱买书（第一次是六七岁时用一个铜板买了常信的一本唱本儿）。这本书和《小二黑结婚》一直珍藏至今，已是五十一个年头了。

《小二黑结婚》和《阿Q正传插画》将我引到了绘画的新的境地。那些长年见惯了的“麒麟送子”、“天女散花”黯然失色，日月出而燭火息了。

一天里不知翻看多少遍，不知赞叹多少遍。如获至宝，兴奋得不能自己。洪馆长冲我直笑，甩出一句文词来：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我懵怔半晌，这网可是如何结法？说句不怕寒碜的话，速写、素描、对比观察、提炼取舍……在我这儿还是一盆糨糊哩。

一个“未”字

“老梁，干啥哩？”

“你的嗓子痒痒了？”

“你的手痒痒了？”

“那就滚了——过来！”一句京韵道白。

于是“的隆的隆”定起弦来。

于是“我本是，卧龙岗，散淡的人”起来。

为了这，天刚蒙蒙亮，就直奔卫河沿，伸直脖子“咿——啊，咿——啊”玩儿命地喊嗓子。

为了这，发了零用钱，不买牙粉，买甘草、麦冬，丢车保帅，养护嗓子。

为了这，小组会上挨批评，说是把教育馆闹腾得像戏园子。

半夜憋醒了，一边撒尿，一边恍恍惚惚像有胡琴响。

老梁的脸不黑了，也不麻了。

我慨然而叹：“就说《空城计》吧，‘评阴阳，如反掌，博古通今。’这不是明摆着的、诸葛亮自吹自擂哩。可这自吹自擂，百听不厌、千听不厌、万听不厌。”

老梁说：“听戏的才不管那戏词哩，听的只是个字正腔圆。”

我想了想，问道：“必须字音正了方可腔圆么？”

他说：“那还用说。”

我说：“《让徐州》里的陶谦唱的‘未开言，不由人，珠泪滚滚’的‘未’字，唱未字本音，听着别扭。唱成‘乌依’，就顺耳。这‘乌依’能算是字音正么？‘腔圆’不一定都‘字正’哩。”

“你还真能抬杠哩！”

回忆教育馆往事，有感于世上万物之理原是息息相通。和老梁讨教了半天不了了之的“字正腔圆”，多年后，从绘画上悟出了点道道儿。

字正腔圆之谓何？是侧仄而无邪，平正而不呆，是浑融深厚的和谐之境。这么说太绕弯儿。直白地说，两个字：悦耳。

戏是悦耳，画是悦目。

戏中的“字”犹如画中的“形”。戏中的“腔”犹如画中的“线”。

“字正”则如画之“形似”，“腔圆”类乎画之笔墨从心所欲不逾矩。

中国画借“线”以描摹“形”，更依赖“线”以展示节奏韵律。因为在绘画中对事物形体的描摹并不能充分表露创作意图，往往需要求助于与之有联系的“线”的抑扬顿挫穿插进退。这表明“线”的内容含量远大于“形”的内容含量。也是明摆着的，“线”有其自身规律，“形”也有其自身规律。彼此互异，两相扞格。为了适应更重要的“线”的规律，于是变“形”之常态。

再以画眼观戏。

《让徐州》的唱词：“二犬子皆年幼难当重任，老朽年迈我也不能够担承。”就字所显示的内容，无非是让位。可一转换成唱腔，就不这么简单了。言之欲止，止而又言。似是倾心相让，又似言不由衷。这不也表明了“腔”的内容含量远大于“字”的内容含量。岂不也是为了更为重要的“腔圆”而变“字”之常音。比如那“未”字。

一个“未”字，白了少年头才开了点窍。就着这缝隙，从这头瞅可以瞧见那边的戏；从那头瞅，可以瞧见这边的画。



城头怀古

出上湾街往东，是歇马厅——一座颓败了的庙宇式的大殿。歇马厅正北，就是临清砖城了。城里除了稀稀落落的住户和南门里一所中学，到处是庄稼地、碎砖烂瓦。城墙，徒具形似。城砖剥落处，露出里边的三合土，污迹斑斑，如创口瘢痕。偶尔，一两个捡拾野狗粪的老汉出没其下。

算是雅兴，我来这城墙上闲逛。听着风声草动虫鸣，仰望云舒云卷云飞。心里一惬意，嘴里就想哼唧几声。感于中形之于外也。那时还不时兴“啊！大自然我拥抱你”，可又没有出口成章的本领，只好学马二先生游西湖那样掉书袋。翻了个底朝天，抖搂出了当过我县县尹的张养浩的《山坡羊》，聊胜于无，抑扬之顿挫之：“峰峦如聚”（歪斜参差的雉堞，眯着眼远远望去，真有点近似“峰峦”哩）；“波涛如怒”（且将这句跳过去）；“山河表里潼关路”（蜿蜒于乱砖杂草中的城墙上的小路，说它就是“潼关路”，它敢犟嘴么）；“伤心秦汉经行处，宫阙万间都做了土”（脚下的城墙，明摆着的，已快“做了土”了）。境由心造，恍惚间，不知自己为古人今人了。

尤为快意的是，在这儿，苍茫大地，我主沉浮。比如，想在哪儿撒尿，就在哪儿撒尿；比如，看哪块砖头不顺眼，就猛地一脚，踢它个屁滚尿流；比如，想怎么嚎叫就怎么嚎叫：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我前我后不见一人，我就是陈子昂！”

曾翻看临清地方志，一些记载逗得我浮想联翩。乾隆年间，王伦的农民起义军为夺取这砖城和官兵激战了十七昼夜。那时的我的四周正杀声震天哩。说不定我刚刚踢飞的那块砖头上曾染过血迹哩。咸丰四年，太平天国北伐军抵达临清，攻陷了这座砖城，将城墙炸了个大豁口子。是哪个豁口？想来那豁口早已修复了。现在的豁口又是谁扒的？宋景诗的黑旗军和僧格林沁的清军、英人洋枪队的一场鏖战，就在这砖城东南的柳林镇进行，这儿能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？这砖城缩短了我和历史的距离。

一个放羊老汉是见面熟，我们蹲坐在北门外的土坡上闲聊起来。他说他就住在这砖城里。他爷爷见过太平军、捻军。一忽儿官兵杀了过来，一忽儿捻军杀了过去。老百姓今儿往这躲，明儿往那逃。他指着北门城门洞说，你往里边看看去，往上瞅瞅，黑糊糊一片，我爷爷说那都是血。我问其详情，他说：“我爷爷也说不清楚，兴许是被官兵杀的捻军的血，兴许是被捻军杀的官兵的血，也兴许是被官兵和捻军杀的老百姓的血。”这北门的城门洞子更加缩短了我和历史的距离。

写着写着想起了老朱。我曾对老朱说：“有个好玩的地方，去不去？”他问是哪儿？我说砖城城墙上。他说：“吃饱了撑的？哪儿不好去，偏去那儿？”或许老朱说得对。可又已经写出来了。读者如若觉着没意思，就翻过去，只当没有它；或者撕下来卷烟吸。

坐汽车，出远门

洪馆长调走了，老梁调走了。又要调我去邯郸，仍是搞美术工作。我想，要去就早去，夜长梦多，免得被人顶替了。走！屈指一算，在教育馆待了一年零三个月。

头回坐汽车，头回出远门。（邯郸离临清足有三百里哩！）天刚蒙蒙亮，就起身打行李。做饭的大师傅嘟嘟囔囔：“这么早去车站冻着去？”寒气砭骨，冷月在天。我们穿街过巷，过了卫河浮桥，又是穿街过巷。还有来得早的哩，已有三四人缩着脖子挤在窗口等候了。

“起了个五更，赶了个晚集。”天大亮了，卖票的才姗姗而至。买了票，在车站人员的吆喝声中，推推搡搡地挨个儿爬梯子登上了卡车。

呜呜声中，车子晃了一下开动了。刚刚伸头举手和车下的大师傅打招呼，车身一转，已驶出了大门外。在街巷中，左拐右拐、右拐左拐，忽地豁然起来。

晓风残月，晨鸡动野。两侧的杨柳树迎面扑来，又倏地向后闪去。目

眩神迷，如列子御风。飘飘然，畅畅然，快意之极。精神抖擞，踌躇满志：“有怀投笔，慕宗悫之长风。”回头望了望渐离渐远的临清：去你的喽！

紧傍着我的是个中年庄稼汉，正捧着烧饼大嚼，咂声聒耳，败坏了我的满腹豪兴。愤愤地想：就知道吃！

过了威县、邱县，进入曲周境内，早就听说曲周有王三公子和苏三的坟。东瞅西瞅、南瞅北瞅再也没瞅到个影儿。到了县城车站，司机大喊：“大家下车吃饭啦。”人们争先恐后地爬下车。争先恐后地往厕所里跑，又边系裤腰带边争先恐后地奔回车上。一是怕丢了行李包裹；再是把守住原先的地盘。

卖烧饼的、卖包子的、卖煮鸡蛋的、卖烟卖糖的蜂拥而至，将汽车团团围住。

从售票房里蹿出一人，嘴上叼着车票，双手提着包裹，连颠带跑，冲车而来。随后又是一个，边数票子边回头嚷：快！快！

刚刚安定了的车厢里又乱哄哄起来。

“喂！挪一挪。”

“你看我再往哪儿挪？再挪，就挪到车下头去啦。”

“你把篮子搂在怀里行不？我总得能够蹲下啊。”

“哎哟，哎哟，我的脚！”

“你的脚往那挪挪，我的脚放在这儿。对，对，出门在外，都担待着点。”

“哇！”一个小孩哭了起来。

司机吃饭回来了，汽车又发动起来。一个拿喇叭的和一個头上包羊肚巾拎着挎包的走了过来。那拿喇叭的和司机叽咕了一阵，随后那包羊肚巾的钻进了司机楼子里。原先坐在那儿的司机助手，一蹿身，和我们挤在了一起。人们小声问是谁？司机助手说：县长。

汽车继续行驶，两旁的树依旧是迎面扑来、又倏地向后闪去，却再也唤不起乘风破浪的昂扬之感。上眼皮下眼皮直打架。紧傍着我的那个吃烧饼的庄稼汉，脑袋低垂，像熟透了的沉甸甸的谷穗子。下巴颏上挂拉着哈喇子，随着颠簸，一晃悠一晃悠……

“到啦，到啦，下车啦！”我醒来一看，太阳已偏西了。出了车站，边

走边打听，到了招待所。

两眼乌黑，一个人也不认识。吃过饭，再也不想动弹。独自躺在床上，数房顶上的椽子。老朱、小甄，还有老陈这时正干啥哩？是不是又在阅览室门口逗那个傻子哩？

临清人看邯郸

邯郸的大街好宽哩，两边都是楼哩。真有点像拉洋片的画儿上画的哩。要不怎地说是赵国都哩。

临清没法比。临清的街有多宽？我试过。我曾站在阅览室门口憋足了劲吐了口唾沫，只差一点点没吐到对过烟酒店的台阶上。

十字路口的正当中有个大转盘，上插一把红道道白道道的大花伞。到底是邯郸，临清就没有这玩艺儿。转盘边沿儿上坐了一圈儿妇女，有的敞开怀奶孩子，有的吃油条，有的摆弄篮子里的酱油醋瓶，有的小声叽叽咕咕，有的打开纸包抖搂开花洋布端详过来端详过去……在她们的正中间，如众星捧月，一个警察浑身是劲地又是呼喊又是晃胳膊。

邯郸教育馆是二层大楼，据繁华要地。高悬扩音喇叭，发聋振聩。翻来复去总是河南梆子。一小青年仰着下巴颏冲着喇叭听得两眼发直。我走进阅览室专去扫了一眼墙上的画儿，不怎么地，比我画的差远了。

电影海报，嘿！邯郸还有电影院哩，这以后可有电影看了哩。

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是一大景观。迎门的纪念碑高耸入云。往上瞅着瞅着，云不动了，碑游动起来。一高个子老汉对一矮个子老汉说：“你知道不？修这碑花的银钱，买成米，堆起来比这碑还高哩！”那矮个子老汉瞪着大眼：“唉哟，唉哟！”

碑正面是毛泽东的题字：无上光荣。碑背面是刘少奇的题字：永垂不朽。“朽”字多了一个点儿。我们后来议论，认为是误滴上的一墨点。有的说：“刻碑的时候为何不去掉？”有的说：“你敢么？我是不敢。”大概都是都